

寻野茶

□林毅

我见我闻

走在顺昌榜山村的野径上,路极逼仄,蜿蜒如一条灰白的布带,随意丢在山间。两旁草木全然不顾行路之难,恣意探身,甚至带着几分蛮横,将天光挤得幽暗。空气里满是泥土与腐叶混合的浓烈气息,深吸一口,仿佛连同这山千百年的沉默与故事,一并吸进了肺腑。

走得深了,便撞见那些野茶。它们不成片,三三两两散落在杂木林间:有的傍着巨石,有的嵌在山崖裂隙。高的已具树姿,枝干虬结;矮的伏在草丛,不细看几乎要错过。叶不算肥硕,边缘微呈锯齿,墨绿的底子上叶脉清晰如掌纹。伸手抚过,触感粗砺而坚实,带着一种倔强的凉意——那是山石与岁月共同打磨出的质地。

这便是榜山野茶。不同于茶园里那些受尽呵护、列队如兵的同类,它们是山林间的逸民,更是隐士,是在风霜雨雪里自生自灭的自由灵魂。饮朝露,餐云气,听鸟鸣风啸,每一片叶里,想必都浸透了榜山六百余年的月光与日晖。这般长出的茶,滋味该如何?

思绪未定,已在一户茶农家中坐定。老屋掩映在树影里,灶膛柴火噼啪。主人是个寡言的汉子,脸上是与山、与茶一般无二的沉静。他不多话,只默默烫壶、投茶、冲泡。那撮其貌不扬的干茶在沸水中悠然舒展,还原成一片片灵动的深绿。香气随之升腾,瞬间盈满陋室。初闻清冽,带着山野兰菊的幽芬,仿佛将整座山林的清气都浓缩其中;再嗅,又透出一丝炒豆的暖香,或是老木的沉郁——那是烟火人间留下的温度。层次丰饶,捉摸不定,宛如一首凭嗅觉聆听的无字山歌,唱的是山林野趣,也是岁月留痕。

茶汤清亮,呈琥珀色,盛在素白瓷盏里,漾着温润的光。轻呷一口,舌尖先触到一丝清柔的苦涩,如凉风掠过旷野,旋即化开。继而,一股甘洌绵长的甜意从舌根汨汨涌上。这甜不似糖水浅薄,而是携着山泉清气与根茎底蕴,久久不散。这先苦后甘的历程,竟暗合了某种人生况味——没有毫无来由的甘甜,所有的回甘,都必得经过一番苦涩的铺垫与酝酿。一杯落肚,五脏六腑似被山野清气涤荡,通体舒泰,口齿间只余空谷幽兰似的余香。

捧着瓷盏,望着窗外沉静的山影,忽觉这杯中野茶,与榜山村民何其相似。他们生于斯,长于斯,面容被山风刻出棱角,性子如山石般坚韧。他们拙于言辞,内里却自有乾坤。生命亦如这茶味:初尝质朴粗粝,细品方知人情醇厚。那甘,是邻里间的守望,是对土地的赤诚,是历经风霜后的从容。这茶,便是这方水土与这方人共同写就的无言诗——叶脉里流淌着山的骨气,茶汤中蕴含着人的性情。

归途,暮色四合,远山近树融作一片黛青。榜山村星星点点的灯火,在夜色中温暖亮起,像散落人间的星辰。口中茶韵未消,我什么也未带走,既未折一枝茶树枝,也未带走一捧山土,只将这满口余甘与满怀清寂,悄悄装进了行囊。回望那片在夜色中愈发深沉的山林,我觉得,这便是最好的旅程了。它不是寻找,而是重逢——与一片茶叶的重逢,与一种生活的重逢,更是与那个被俗务遮蔽、渴望宁静的本心的重逢。这半叶藏着的韵味,足够我在往后漫长的日子里,反复咀嚼,细细品味。

忆那一抹年节的温情

□傅毅

亲情树下

夏日的蝉鸣聒噪,暑气蒸腾,反倒勾起我对南平岁末那凛冽清甜之气的执念。思绪翻过武夷山岭,落回那片生于斯长于斯的乡野。拂过记忆的深巷,那是我一生都在回望的归途,最浓烈的一抹温情。

记得腊月的清晨,霜气未消,晨曦如细密的银纱穿透薄雾。乡村的集市在寒意中苏醒,人潮涌动。红彤彤的春联摊前围满了人,邻里乡亲碰了面,嗓门敞亮地交换着家常。隔着盛夏的热浪回想,那曾经觉得嘈杂的市声,竟成了世间最动人的乐章,每一声吆喝里,都是对新年赤裸裸的期盼。

厨房是母亲的领地,灶火终日不熄,把寒冬烘得滚烫。打糯米糍粑是全村的盛事,几个壮汉轮番上阵,木槌起落间,“砰砰”作响,那是岁月最激昂的鼓点。糯米在石臼里愈发黏糯劲道,像极了经年累月的亲情。刚出锅的糍粑滚上金黄豆粉,烫得人直呵气也不肯撒手。那股热乎劲儿顺着喉咙暖到胃里,成了我漂泊异乡时,最贪恋的慰藉。

杀年猪则是另一种狂欢。天未亮透,男人们便搭起了手。随着一声高亢的嚎叫,年味儿彻底炸开了锅。猪肉被分割,一部分进了年夜饭的碗,另一部分被女人们用盐巴香料细细揉搓,灌进肠衣,挂在屋檐下风干。那一串串油光发亮的腊肠腊肉,在冬日暖阳下滴着油,随风摇晃。它们不只是食物,更是时间的凭证。正如那贴春联的习俗,相传源自本地一位古代贤士,以其独特笔体写下祈福对联以驱邪避灾。这份信仰,历经数百年风雨,依旧顽强地贴在每一扇迎接春天的门扉上。

年三十的午后,阳光变得格外温柔,像一层金色的薄纱披在老屋的黛瓦上。崭新的春联映红了门扉,倒贴的“福”字寓意着福气已到。孩子们早已捺捺不住,戴着虎头帽,蹬着虎头鞋,在巷子里奔跑,手里攥着的“摔炮”一路噼里啪啦炸响,惊飞了枝头的寒雀。老人们坐在门口,皱纹笑得像盛开的菊花,目光慈爱地追随着我们的身影。那时不懂文化传承,只觉得这身打扮神气得很,仿佛能镇住一切邪祟。

年夜饭是一年最后的重头戏。八仙桌上,自家养的土鸡炖得酥烂,河里捞的鲜鱼清蒸上桌,菜园里的时蔬翠绿欲滴。一家人围坐,灯火可亲。长辈们端着酒杯,讲着祖辈如何落脚、家族经历风雨的老故事。我们这些半大孩子听得似懂非懂,只管埋头吃菜。文化的薪火,就在这一粥一饭间,悄无声息地传了下去。

堂哥的身影总是在这时格外清晰。那时他常年在外地打工,只有过年才拖着巨大的行李箱回来。进门第一件事,便是紧紧抱住年迈的父母,眼眶总是红的。他说,在外面漂泊越久,越是想家,这口熟悉的味道。年夜饭上,他吃得比谁都香,每一口都像是在咀嚼久违的温暖。饭后,他又变回了那个大男孩,带着小辈们在门口放“冲天炮”。看着他在烟火映照下舒展的眉头,我忽然明白,过年,不过是给漂泊的人一个回家的理由。

记忆里的冬夜,村口小河若遇极寒,便会结一层薄冰。我们胆大,在冰面上小心翼翼地滑行,笑声在空旷的田野间回荡。如今气候变暖,冰面不再,但快乐并未褪色。近几年回去,见大家在河边放烟花,五彩光影倒映在水中,随波晃动,比当年还要梦幻。河水无言,却默默见证了南平乡村岁岁年年的变迁。

这些年,南平的年俗也在悄然改变。登门拜年之外,多了手机里的视频问候;腊味之外,电商带来的特色年货也上了餐桌。时代在前进,并未消解年的意义,反而让这份传承多了几分活力。

夜幕降临,烟花腾空,将村庄装点得如梦如幻。一家人围坐在电视机前嗑瓜子守岁,窗外寒风凛冽,屋内暖意融融。亲情宛如一条坚韧的纽带,紧紧维系着每一个人。

在南平过年,寻的是美食,更是亲情、乡情与文化之味。这味道如同一坛香醇美酒,在岁月的窖藏中愈发浓烈。此时正值盛夏,我在炎热中回望那片清凉的乡土,那抹年的温情足以抵御所有的浮躁与喧嚣。无论漂泊何方,只要忆起南平的年味,便能温暖整个灵魂,引领我回溯到那片充满爱与希望的故土,寻回生命的根与源。

倾听闽北

晨光里的足音

□张积义

我于1980年考入建阳师范,1982年毕业,学制仅有两年。那段时光短暂而充实,学习节奏更是分秒必争。入校时,建阳师范80级有13个班、600余名学生,是师范教育最鼎盛的时期。我们心里都清楚,仅两年的学业一结束,便要背起行囊,奔赴乡村讲台执教。正因如此,这七百多个日夜才像攥在掌心的细沙,每一分每一秒都显得格外珍贵。

学校实行半军事化管理。“团结、紧张、严肃、活泼”,这八个字从不是贴在墙上的空洞标语,而是融进了晨跑的脚步声中,嵌在了晚自习教室的灯光里,成为我们朝夕相伴的日常。铃声就是命令。每天清晨6点,我们迅速穿上背心短裤,踩着洗得发白的胶鞋往操场冲。体育委员总是第一个站在队伍前,手里攥着点名册,报数的声音裹着晨雾飘远。班主任周老师跟着队伍跑,看见谁鞋带松了便喊:“停下,弯腰系好,跑起来才安全。”

路过油脂化工厂,空气中飘荡着复杂的气味,有的同学故意吸吸鼻子:“这味儿提神,跑起来更有力气!”从师范跑到西门体育场,全程不到2公里,但要每天坚持并不容易。冬天晨雾大,跑着跑着眼睫毛便沾上了白霜;夏天刚跑几百米就满头大汗,衣服后背能拧出水。到了体育场,男生爱拉单双杠,女生多是练立定跳远,我常常和同桌一起跑圈,晨光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。晨跑管理很到位,谁若迟到或缺席,便要在稍后的晨会上解释并作检讨。

就是这样日复一日的晨跑,把“坚持”两个字刻进了我们骨子里。后来毕业,我们600多人像被风吹散的种子,撒到闽北各个偏远山村当老师,师范生也是播种机,把健康理念和良好的习惯带给乡村的孩子们。

我最初被分配到铁山镇大红村校,村里8个自然村散落在山坳里,50多个学生上学。每天清晨6点,我穿着胶鞋往公路上跑,身影本是孤单的,可没过几天,身后就多了几个小身影——是沿线村庄的孩子,跟着我一起跑着上学。我跑在前面,听着身后“噼噼啪啪”的脚步声,有的孩子跑累了就快走两步,喘匀了又追上来,像一群跟着母鸡的小鸡,蹦蹦跳跳地往赶。这支小小的队伍,没有整齐的队列,却有最鲜活的朝气。

多年后,我的学生回忆说:“老师,我现在还记着跟着您跑步上学的日子,运动也成了我的爱好和习惯。”这一刻我明白,当乡村老师的意义,不仅是教授知识,养成习惯也会像光一样,悄悄照亮别人。

过了不惑之年,看着窗外的晨光,心里又痒了——身体里那股“想跑步”的劲儿,终究还是被激活了。我开始沿着通往塔山公园的山路上跑,一天天、一年年,从土路到水泥硬化路,再到柏油路,路在变,习惯没变。跑步可以最真切地领略沿途的风景,领悟内心的感受。春有野花蹭着裤脚,夏有树荫挡着太阳,秋有落叶跟着跑,冬有霜花沾在睫毛上,塔山公园的四季,都藏在我的跑步轨迹里。

退休后,我有了更多时间锻炼。游泳、骑车、打球都试过,可最后还是觉得跑步最便捷、最实惠,也最有效。它不用花太多钱买装备,几双跑鞋就能跑;不用等他人,想跑了就出门,一个人能跑,和同伴并肩跑也开心。每次跑完步,浑身都透着劲儿,气血通畅了,筋骨也舒服了,就连心情都跟着轻快起来。

如今,师范学校纷纷改制转型,逐渐淡出了历史舞台。与此同时,一批大学接连升格,招生规模持续扩张,大学生俨然成为时代的宠儿,校园硬件环境也愈发优良。然而,校园管理却有所松懈,如今的大学生拥有大量可自主支配的课余时间,但过度的自由也滋生出诸多问题:不少人将课余时间尽数耗费在刷手机、看短视频、玩游戏上,不仅频频逃课,更疏于体育锻炼。长此以往,不仅身体素质日渐虚弱,更失去了大学生应有的朝气蓬勃、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。

在怀念师范教育的同时,寄希望于当今的学子们,学习之外,试着晨跑吧,哪怕每天只跑十分钟,或许也能从脚步声里,找到一份属于自己的韧劲。

生活纪事

永远的趵突泉

□许青坪

七月底,我到济南参加省教育学院的培训。从闽北山城来,一路向北,空气干爽了许多,阳光却愈发泼人。到培训点的第三天,上了一整天课,晚上七点吃完饭,同屋的本地同事回宾馆刷手机,我揣着地图出了门——往趵突泉走。从宾馆过去不到一公里,拐两个弯就到。

闽北多山泉,我家门口那条溪,源头也是一眼活水。但闽北的泉是藏在深山里的,要顺着石阶往下走,要拨开灌木,听得见鸟鸣才看得见水。济南的泉不一样,它就长在城里,长在人家门口。趵突泉公园门口买票,八点进去,人比我想象得多——不是旅游团那种喧闹,是附近居民晚饭后溜达进来的那种多。

夜里的趵突泉和白天不一样。白天太阳大,三股水的轮廓清清楚楚,那是“看”。晚上灯打在水面上,水花反而模糊了,只能看见一片翻涌的白,在暖黄灯光下,像一锅正在烧开的水。我站在池边,想起闽北老家煮茶的陶壶——水要开了,壶盖会轻轻跳,发出“咕嘟咕嘟”的声响。趵突泉的声音也是这样,不是尖锐的流水声,是一种从地底下传上来的闷响,像有什么东西在地下翻身。旁边一个拎着水瓶的老头也不拍照,就站着听。我凑过去听了会儿,那声音不像是水在冒,倒像是水在喘,一座泉在喘。

老舍1932年来过这里。他在齐鲁大学教书,离趵突泉步行可达。他写过《趵突泉的欣赏》,里面有句话我记了很多年:“永远那么纯洁,永远那么活泼,永远那么鲜明,冒,冒,冒,永不疲乏,永不退缩。”我这个闽北人读中学时就背过。那时候觉得,北方的泉真豪迈,不像我们山里的泉,细细的一线,要蹲下来才能掬到手里。

但老舍不知道后面的事。我来济南前特意查过:趵突泉最长一次停喷,926天。1999年3月到2001年9月,两年半。两年半里,三个泉眼一滴水都没冒。池子干了,底露了,石头被太阳晒白了,缝里长了青草。新闻里播“趵突泉今日停喷第xxx天”,像在念一个亲人的病历。

第二天晚上,同事的济南亲戚请吃饭。老先生年近六十,地道济南人,说小时候家就住在趵突泉边上。我提起那926天的停喷,他笑了笑,说记得见过泉水停喷,但那是他十来岁时候的事了。时间、天数,和他记忆里的对不上。也许他记的是另一回,也许记忆自己挪了位置。人的记忆不像数据,不标年月日,只留下一个干池子的印象,和那天太阳晒白了的石头。

我本想跟他核对数据,但他摆摆手,说:济南人其实不看重这个,看重的是泉水的永恒。永恒。这个词我那天晚上在池边没想过。我只想了“泉水还在冒”。但他说的是“永恒”。我这个外来人说“还在冒”,住在泉边的人说“永恒”。也许“还在冒”就是永恒另一种说法:不是不停,是停了还会再来。不是永不疲乏,是疲乏过了,歇够了,又冒了。济南人看的不是某一刻的水花,是几十年、几辈子,它总在那儿。停了,他们会等。等它回来。

老舍写“永不疲乏”的时候,他不知道趵突泉后来会停926天。他不知道它“疲乏”过,而且疲乏了很久。如果他知道,他还会写“永不疲乏”吗?也许会。因为老舍看见的是“那一刻”的趵突泉——1932年的某个下午,水在冒,他在场,他信了。那一刻它是永不疲乏的。就像我们闽北人说“山不会老”,不是说山真的不会风化,是说它总在那儿,看着一代代人出生、长大、离开。

我把手伸进水里。凉的。不是冰,是凉。一种恰到好处的凉,像秋天早晨碰了一下闽北老屋的铁栏杆。济南今天气温三十五度,但泉水只有十八度。一年四季十八度。冬天外面零下五度,水是十八度;夏天外面三十五度,水还是十八度。十八度,不冷不热,像活着的温度。网上有人质疑这泉是假的,靠水泵喷涌。我没看见池底的管子,也不关心。这种怀疑本身比泉更让我在意——我们今天看见什么都要先问“真的假的”,是因为见过的假东西太多了。老舍不需要辟谣,1932年他站在池边,水在冒,他看见了,就信了。

九点多一些,我离开了公园。三股水还在灯下翻涌着,嗡嗡地响着。它不知道我要走了,也不在乎。它已经冒了几十万年,中间也偶尔停过,然后又冒了。它不记得停了多少天,济南人也不记得,是数据记得。走出公园门的时候,那个拎水瓶的老头在我前面,我赶上了他。他走得快,水瓶晃荡着。我问他,每天都来吗?他说自从年过六十免票后几乎每天都会来,看看泉水,也看看观泉的人。我想他不仅是来看泉、看人,更是来打个招呼。就像你每天晚上路过邻居家门口,看一眼灯亮着,打个招呼,就够了。

泉不知道自己永恒。人知道。而我们这些从远方来的人,不过是偶然撞见了一场持续了千百年的问候——就像闽北的山民,每天清晨推开木门,看一眼后山的云雾还在不在,然后安心地开始一天的生活。趵突泉之于济南,大约也是如此吧。



扫一扫 听一听

文明用语三春暖
礼貌待人天地宽



闽北日报(宣)